

首都博物馆藏明代宫廷韦驮造像

◎ 刘丞

韦驮的来历

韦驮，起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教神，梵文名为SKANDA，是印度教中三大神之一的湿婆和他的神妃——雪山女神帕尔瓦蒂的儿子，印度教中的战神（图1）。

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个石碑上，可以清晰看到印度教中韦驮的形象。石碑上的韦驮以年轻男子形象示人，这也是他在印度教中常见的形象。在这件石碑上，他左手握一只矛，右手握一个水果。头发被分为三股，脖子上带着虎爪项链，面色和善的坐在他的孔雀坐骑上，孔雀的尾巴遮住了整个石碑。

韦驮最早兴起于印度南部，是早期的泰米尔人所信奉的Murukan（穆鲁坎）神，在五世纪之后传到了印度北部，随后被大乘佛教吸收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之一。为此大乘佛教还讲述了一个和他有关的事迹，相传释迦佛去世之后，诸天神与众王商量火化释迦佛的遗体，收取舍利子建塔供奉，此时帝释天手持七宝瓶，来到火化场，向诸天与众王说道，佛原先答应给他一颗佛牙，所以他必须先取下佛牙回去，建造塔寺供养。当时有一罗刹鬼躲在帝释天身旁，乘人不备，盗去佛牙舍利，韦驮见状奋起直追，霎时将罗刹鬼擒住，取回佛牙舍利子，诸天神与众王赞扬不已，认为韦驮可驱邪除魔，保护佛法。

关于韦驮名字的来历，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中有解释称“（天名）又作违陀天。婆罗门所事之天神也。慧琳师言是私建陀Skanda天之误，译曰阴天。金光明经鬼神品曰：‘风水诸神，韦陀天神，及毗纽天。’大方等大云经三曰：‘见事韦驮作韦驮像，见事天母作天母像。’涅槃经七曰：‘梵天，大自在天，违陀天，迦旃延天。’慧琳音义二十五曰：‘违陀天，译勘梵音，云私建陀提婆，私建陀，此云阴也。提婆云天也。但建违相滥，故笔家误耳。’案法华经陀罗尼品有韦陀罗鬼，韦陀罗，一作毗陀罗，起尸鬼也，韦驮天即是（见毗陀罗）。又世以韦驮天为韦天将军者，讹也。”由此可见世

人常常将韦驮和韦天混为一谈。韦天将军的出现最早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唐代道宣大师，梦中见此神祇自称：“弟子是韦将军，诸天之子，主领鬼神，如来欲入涅槃，敕弟子护持瞻部（按即南瞻部洲）遗法”。这里的韦将军就是韦天将军，姓韦，名琨。四天王之下各有八将军，此人为南天王八将军之一。但是宗教总是有着其相通性和相融性的，韦驮在进入中国后，人们便将其和土生土长的韦天大将军混为一谈了，而习惯性的称他们为韦驮，从此韦驮既是印度教中的战神，也成为了中国佛教所特有的韦天将军。韦驮的神像至宋元时期基本定型，他穿起了中国特有的甲冑，手捧宝剑或金刚杵，守护在庙宇之中，成为了伽蓝的守护神。在中国寺庙供奉韦驮，一般是立于天王殿弥勒佛的背后，面对大雄宝殿，两眼注视着大雄宝殿前面的灵塔，守护塔内的佛骨与舍利子，以防邪魔前来偷盗。另外也保护寺内的出家人，护持佛法。同时也有韦驮像侍立于观音菩萨身边，说明韦驮为了追求佛法护卫在观音身旁，以求修成正果。

韦驮之名

韦驮，又称塞建陀天、私建陀天、建陀天、韦驮天。诞生时，被六位乳母（六卡瑞提卡 KARITIKA 神）养育，因此被称为卡尔提克亚（KARTIKEYA）。他长有六个头，所以也被称为六面天（SADMUKHI）。因为精通一切知识，而被称为苏布茹阿曼亚（SUBRAHMANYA）。他聚集了诸天的军队，击破了恶魔塔茹阿卡，这支军队被称为伟大之军（MAHASENA），他是军队的领袖，也被称为“军主”（SENANI）。他永远是童子之身，又被称为库玛尔（KUMAR，意为童子）。他以孔雀为坐骑，又被尊为“希克伊瓦哈那”（SHIKIVAHANA，意为以孔雀为坐骑）。而吠陀晚期经典中则称他为“塞建陀”（SKANDA）。



图1 战神韦驮石像
公元10世纪 身高50厘米
印度出土 大英博物馆藏

因为几乎建造每座寺庙都要有韦驮这个佛法守护者，所以韦驮也成为了一个有着功能作用的标示。据说看韦陀像金刚杵的方向能够判断出寺庙的规格和是否接待云游僧人来借宿，也就是挂单。如果金刚杵扛在肩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大的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僧人免费吃住三天；如果金刚杵平端在手中，表示这个寺庙是中等规模寺庙，可以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一天；如果金刚杵杵在地上，表示这个寺庙是小寺庙，不能招待云游到此的和尚免费吃住。

首都博物馆藏明代宫廷铜鎏金韦驮像

首都博物馆藏韦驮像，头戴战盔，身披铠甲，外裹锦袍，身披倒“U”字形帔帛（已断裂），腰系扎带，足踏战靴。左手竖掌，右手平端金刚杵（已失）。双脚并立站于山形台座之上，台座上刻有“大明崇祯辛巳年度命御用监恭造”铭文（图2）。“御用监”是明代一个由宦官组成的制造宫廷御用物品的机构。中国造像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永宣时期的“永乐”、“宣德”款铜鎏金藏传佛造像，就出自御用监。

随着元代的灭亡，藏传佛教渐渐淡出了内地。明代初



明代御用监

明代宦官体制，其侍奉皇家的机构为二十四衙门。内设十二监、四司、八局。御用监是明代十二监之一，在宫廷内专司造办用品的机构，有掌印太监，下设里外监把总、典簿、掌司、写字、监工等员。掌管造办宫苑所用围屏、床榻诸木器，以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又有仁智殿监工一员。掌管武英殿承旨所写书籍画册等。清顺治时十三衙门亦有御用监，康熙即位后裁撤，改设广储司，属内务府。

图 明崇祯 韦驮像及其铭文
高 20 厘米
台座上铭文为「大明崇祯辛巳年庚申御用监造」
首都博物馆藏



图3 明 商喜《关羽擒将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4 明 《韦驮像》
绢本 纵195.5厘米 横91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期，为了柔服藏人和稳定西部边疆，朱元璋对藏传佛教予以崇奖、亲和，他在《护持朵甘思乌斯藏诏》中说：“朵甘思乌斯藏两衙地方诸院上师踵如来之大教，备五印之多经，代为阐扬，化凶顽以从善，启人心以涤愆，朕谓佛为众生若是，今多院诸师亦为佛若是，而为暗理王纲，与民多福。”永乐年间，朱棣对藏传佛教很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他常年处于燕京这个元代都城之中，来往的藏传佛教僧人颇多。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谋士姚广孝是个出家人有关。他先后迎请噶玛噶举派第四世活佛哈立麻（噶玛巴）、萨迦派领袖人物昆泽思巴以及格鲁派僧人释迦也失等上层僧人入朝，礼遇隆厚。永乐帝为应付众多封赏，降旨御用监制作形制丰富的佛像和法器，凸显中央政府的权力，以“施”的方式，赏赐川、藏、青以及京师的僧俗领袖。

在永乐御用监佛作，组成了一个汇集中原、藏地和尼泊尔工匠的精英阵容，融会西法与中俗，独出心裁地变革，在力求符合佛法原旨和仪轨的同时，花样翻新地铸成独特的宫廷风格造像。黄春和的《藏传佛像艺术鉴赏》中提到：明清时期，由于北京地区造像艺术风格受到了藏、蒙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将中原佛像和藏传佛教相融，使得许多

中原寺庙中的佛像也变得藏式化了。首都博物馆藏的多件有中原纪年的佛像，普遍体现了佛像藏式化的情况。这尊韦驮像的制作工艺深受永宣宫廷藏传佛教造像的影响，采用了“鎏金”这一藏式佛像所特有的装金方式。以红铜为毛坯，用配置好的金汁涂抹于毛坯周身，进行烧制。同时还具有内地造像的体态丰满、面相平宽的特点。在写实风格上，也秉承中原造像的一贯风格，注重各处细节的刻画，与元代粗线条的写实有了明显区别。

同时期的审美取向可以在不同类型的艺术品上找到相同点。正如南朝佛像绘画作品体现出的“秀骨清像”能够深深的影响到南朝佛造像艺术一样，明代的绘画艺术同样影响着明代的造像艺术。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商喜所绘《关羽擒将图》（图3）。画中关羽面相丰满，全身披挂，腹部突出，这些基本特征都与韦驮像如初一辙。首都博物馆藏明代《韦驮像》（图4）。画中韦驮为一年轻武将，披挂胄甲，双手合十，金刚杵置于肘间，体格魁伟，威武勇猛。图上有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大明万历己酉年慈圣皇太后绘造”款并印。比较这幅绘画和韦驮像，不难发现两个韦驮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那略显丰满、富态的身姿、慈眉善

图5 元 青铜增长天王像
首都博物馆藏



图6 清 天王像
首都博物馆藏



目的面相和略带微笑的表情。其衣着铠甲制作尤其精美写实，各种纹路的交织准确有序，铠甲披身显得极为硬朗。而锦袍和帔帛又显得生动飘逸。腰上更有非常精致的暗刻花朵纹饰。

从造像艺术的风格发展来看，这尊韦驮像恰巧有着承上启下的特点。元代造像受藏传佛教影响，融合了尼泊尔等西方造像风格，整体体现为灵动、飘逸。作为明代晚期的天王题材造像，明代韦驮像的风格与元代天王像相比，略显呆板，但是细节的刻画基本遵照了元代的天王像，甚至更胜一筹。以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一尊元代青铜增长天王来比较（图5），同样是身披甲冑、倒“U”字形帔帛，头戴战盔，脚蹬战靴，右手持剑放于胸前，面露忿怒之相，双目圆瞪直视前方，体现了力量与威武。整体造型及衣纹的处理明显比明代韦驮像要简单，但生动许多，披帛和衣袍的飘逸尽显其中。其双足并立，身体前倾，尽管只有40多厘米的高度，但是整体气势却显得咄咄逼人。

清代佛造像受内地风格影响，写实性有所增强，但是器物本身的艺术内涵却在下降，形似而神无。以首都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清代天王像来比较（图6），此尊天王像的服饰处理规范、精巧，各种暗刻花纹遍布全身，衣纹细节处极为精致。但是整尊雕塑给人的力量感明显差于前两尊造像，整体气势显得单薄、呆板，也不再有飘逸、灵动的感觉。

民间韦驮

首都博物馆所藏明代鎏金韦驮像的出处，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根据韦驮平端金刚杵的姿势，可以推测他或许曾是北京某个中等规模寺庙中的护法。而几乎每个庙宇都会有韦驮这位护法的身影。

1、北京法源寺青铜韦驮像

北京法源寺原名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为追荐东征将士在贞观九年（645年）修建的。明代正统年间修葺的时候，也塑造过不少造像。寺中韦驮像（图7），为失蜡法铸造，双手和掌，金刚杵端于肘上，正坐于韦驮殿之中，慈祥的面相与宫廷韦驮一样，这种类似“化缘相”的姿态非常独特。但是这尊造像没有采取鎏金工艺铸造，体现出了汉式传统韦驮造像的特点。包括此尊韦驮像在内的同样坐姿的

明代韦驮像，在邢鹏的《北京地区佛教造像五题》中均有提及，本文不再赘述。

2、山西平遥双林寺明代韦驮泥塑雕像

山西平遥双林寺初建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后在明代景泰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其中位于千佛殿水月观音旁的韦驮像(图8)被国内外雕塑专家誉为现存古代韦驮塑像中最精彩的作品。这尊韦驮像身着明代武将盔甲，体态魁梧，收腹挺胸，伸拳握杵，显得异常刚猛，同时随着头而夸张扭曲的上身，更为此塑像增加了生动的活力，体现出一种蓄势待发之感。双目圆瞪，一脸忿怒之相，扬显着正气，眉宇间凸显出了一丝睿智。

相比之下，首都博物馆藏的韦驮像，整体风格也是威武有力的，但是面部刻画更加偏于女相，眉目慈悲，嘴角上翘，同时身材也略显富态，腹部明显突出。这两种迥异的风格，也恰恰体现出了佛造像艺术的多姿多彩。

图7 北京法源寺青铜韦驮像
高1.7米



图8 山西平遥双林寺明代韦驮
泥塑雕像及其局部
身高176厘米
马元浩摄影
引自《双林寺彩塑佛像》

